儀禮經傳內編

儀禮經傳內外編序

鶴溪姜子上均潛心經學討尋聖緒而于三禮尤嚴日者釋其周禮輯義禮記章義二書盤發精蘊卓爲世望迺復訂儀禮內外編如干卷而屬余參論其義余惟周禮爲本儀禮爲末此鄭氏說也唐賈氏則曰周禮爲末儀禮爲本夫大學之序自修身齊家放之國與天下竊以此指按此二書蓋賈說爲長而子朱子又嘗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其枝葉也又曰儀禮爲經禮記乃其義說然寧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其失甚矣由是觀之前之二書姜子既嚴論定則于此一書更從其朔而申討之者良非得已也從古帝王有改制名無變道實以是后

殷周之盛不間沿禮與樂而所以綱紀倫物者後之聖人雖至精至備其道卒無以易推之百世而下因時制宜不必一一泥先王之迹要亦由其迹而神明之則貴本親用未嘗不調劑以得其中況儀禮與周禮皆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雖其委曲繁重之數行于後者蓋寡而制度之源流本末實窮經之士因文考道又端賴是書之存者哉然自漢唐以來旁搜遠紹如韓退之猶苦儀禮難讀至目為無所用而第以奇辭奥旨着于篇則是書蓋不絶如綫而先聖之大經大法所恃以在人而未墜于地者獨幸于朱子修明禮傳一本儀禮為經分章附疏以通其義庶學者有所折中而惜乎大綱已具其書猶有闕而未成者

豈天不欲永經術之傳與亦將有所待與姜子生于五百餘歲
之下考求而故釐之其于先哲之遺緒蓋切以至方今道化翔
洽禮教昌明所爲因時制宜以垂世而善俗者誠不狥儀文末
迹而世有考道之儒經經緯傳本末粲然以仰副
聖朝尊經崇道之心此望道如某者之所拜手而敬書其端也
雍正癸丑七月既望巳山王方靑序

儀禮經傳內外編目錄序

右今存儀禮經自士冠至少牢凡十四篇內士喪禮少牢禮又各離爲二篇凡十六篇并今所採補之經傳如干篇是爲儀禮內編而喪服一篇則與所採補之如干篇別爲儀禮外編編之分內外何也本儀禮而分之也分編之爲本儀禮何也古無周禮儀禮之名按漢書藝文志稱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是爲經而記百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明堂陰陽說五篇是爲傳皆不名儀禮也又周官六篇爲經而周官傳四篇爲傳亦不名周禮也永嘉張淳甚以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殆後世學者見十七篇禮儀遂因以名之由是以推則儀

禮之得名本于升降揖讓動作威儀之所發而爲名故十六篇
及凡所補之屬爲內編而喪服篇及凡所補之屬乃所以行是
儀禮之具而與其發見于升降揖讓動作威儀之間者則有間
矣故爲外編也蓋嘗論之人自有生以來理與氣俱其所乘于
二五之精者謂之氣而所以宰乎其中而爲無極之眞者謂之
理是理也蘊于心而爲健順五常之性措于身而爲秩敘五品
之道播于家國天下而爲紀綱法度一切百爲萬化之教是理
固無精粗內外之間而先儒以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此也
溯自周文公本至德翊大化其見于詩書性命者莫深于易象
正道行者莫切于儀禮廣教化者莫備于周官三書天德王

道渾言懺而用具言用而體存凡中庸之性命道教大學之綱領條目皆源流于此而秦漢以後聖學失傳性其所性而淪虛寂道其所道而涉作用教其所教而趨法術先聖之全體大用或幾熄矣雖有宋眞儒輩出遞相推發然今考五經四子訖易道易傳本義諸書備顯于宋而三禮之學其粗者踳駁而不純其精者闕略而未備幾朱子與其從勉齋黃遜爲儀禮經傳而紬繹遺訓其成猶有待于方來況其他率爲義疏者乎恭遇

盛朝

聖明繼作申命侍從大臣率海內賢畯之儒闡道右文翼經明傳凡所以建中和之極而振道法之紀者固赫乎震古而爍今矣而

錫叨沐禮官涵濡之澤垂數十載于十三經中尤研三禮已將
周禮禮記諸書就正有道而茲編實本朱子遺訓以其所編家
鄉邦國王朝之禮用勉齋喪祭二禮之例以通之不襲其迹而
師其意雖極知僭踰無所逃罪而區區冀先儒以述先聖之
意或于
昭代教化翔洽道法昌明之會不致背違云爾
雍正乙卯孟夏朔　丹陽姜兆錫序

儀禮經傳內編目錄

卷第一

嘉禮一

冠昏之禮一之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飲食之禮一之二

卷第五

卷第六

饗燕之禮一之三

卷第十

賓禮三

卷第十一

聘問之屬之禮三之二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凶禮四

喪禮四之一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二十一

祀天神禮五之二

卷第二十二

因事之祭五之四

士大夫受命祭禮
諸侯受命祭禮
王卽位祭禮
卜立君祭禮
諸侯封國祭禮
王建都祭禮
卿大夫問聘祭禮
諸侯朝見會同祭禮
王巡狩會同祭禮
盟誓祈禮
田獵祭禮
講閱祭禮
征伐祭禮
大故祭禮
凡國故祭禮
日食禱禮
星變禱禮
山崩禱禮
川竭禱禮
凡天地變異祭禮
旱災禱禮
水災禱禮
火災禱禮
凡天地災傷禱禮
夢兆祭禮
疾病禱禮
喪葬祭禮
凡事物變異禱禮
凡孕祀祭繇忱懼禮
鄉射祭侯禮
大射祭侯禮

類祭之事五之五

因祭之事五之六

卷第二十三

五禮後附

凡小學大學爵升禮　世子豫教禮

諸侯元年卽位禮　王元年卽位禮

儀禮經傳外編目錄

探經四篇

諡法　汲書

夏小正　挺撥經

按外篇僅存喪服探補蓋緊今約列數篇如右餘以
戴記及凡經傳可輔儀而行者推之今不具録說見
後

左附五禮

分合圖考

圖考一嘉禮

合巹設饌圖　公食大夫禮陳饌圖

燕禮席位圖　大射樂縣圖

燕射之屬樂章圖考　燕射之屬納工圖考

凡燕射之屬奏樂考

圖考二軍禮

卷第四

卷第五

圖考七五禮總

凡卜涖陳貞命作考　凡筮日贊命考

凡設尊考　凡設洗考

凡陳列考　凡刪俎之實考

凡器物器用之數考

儀禮序論六則 前三則通解原文 後三則今補入

漢書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六篇周官傳四篇

此通解首卽藝文志之文以約禮之經傳之名也禮古經五十六卷見後文十七篇本注云后氏戴氏之禮卽今存儀禮也十七舊作七十臨江劉敞云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通解以劉說正之永嘉張淳云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百三十一篇蓋七十子後學所記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也二十一篇亦七十子後學者記之九篇如淳云行禮射于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也五篇未詳蓋解說三十三篇中之文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習之師古云卽今周禮五官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也其傳四篇亦未詳

劉歆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此以下又引劉歆之言以明之而此首原其始作也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此傷禮之壞而下乃推禮之所以幸存也漢興魯高堂生得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士禮十七篇即舊誤作七十篇者也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淹中蘇林謂里名也及孔氏三字舊注屬下為義劉歆云禮古經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當屬上句通解從之與舊作學劉歆云學當作與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通解云上文經七十篇本注后氏戴氏之禮今考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后倉二戴皆其所傳弟子則彼所注后戴之禮即傳此高堂生之所傳而今號儀禮者也況劉氏所考于古經增多篇數適合而上文釋目又別無高堂生十七篇之禮其證甚明賈公彥疏亦言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故知諸文訛錯皆當從劉氏云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

致于天子之說游師古讀作愈猶勝也通解云諸記自一百三十一篇以下與經文本不相雜疑亦多于本篇之後記之如二戴記孔子家語等皆特不可考其所自耳又按張淳云如欲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依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于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餘等云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賈公彥疏曰戴德戴聖與劉向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自茲以下大戴即以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聘禮公食覲禮喪服為次小戴則以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士虞喪服特牲少牢有司士喪既夕聘禮公食覲禮為次皆尊卑吉凶先後雜亂故鄭皆不從之唯劉向別錄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而其下乃以聘食覲禮喪服士喪既

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爲次皆尊卑吉凶次第倫叙故鄭用之也此疏家釋鄭氏所以從劉向而不從二戴之意也然愚按大戴篇目之序蓋以冠昏喪祭爲次而遂及于飲射聘覲也其以喪服居後者上各篇皆言禮儀之節而此篇乃因禮儀而及其喪服之制以見凡行喪禮之儀所相依以爲用者故後之與由是以推劉向篇目之次固勝于小戴而其視大戴則有不及者鄭氏蓋未免失所從違也故今以大小戴與向別錄互參其得失而發其義如此學者詳之

石林葉氏曰經禮一而曲禮十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故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于有司官掌之士習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大祭祀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凡此或

請以驗衆或執以行事至周之衰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子所雅言亦謂之執禮今禮記首載曲禮此非其書與法之正也漢儒雜錄其所聞而繫之故言曲禮曰以參之爾

朱子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熙寧以來安石變亂舊制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博士諸生不過誦虛文以供應舉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咸幽冥莫知其原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絶無師授莫有知之

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矣
又曰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中庸以經禮爲禮儀曲禮爲威
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其中書
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
耳經禮爲冠昏吉凶之類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近世括蒼葉夢得
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皆有書大史小史執
讀而鄉大夫教萬民與保氏教國子者亦此也愚意禮篇三名禮
器爲勝其諸儒之說臣瓚與葉氏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
分職之書其于天下事無不該括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
也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

以先禮篇之數至于儀禮則其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
綱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未見今何書爲近而三千之
數又將何以充耶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
其說見于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考
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餘篇而陰陽明堂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
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十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
率且以春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無疑矣所
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篇所記
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及其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
冠車旗之等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應亦不下三千

餘條矣若或者常以經禮爲常禮曲禮爲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爲折俎若孤子冠毋不在之類固皆禮之變在經禮中而如坐如尸立如齊無放飯無流歠之類在曲禮之中者初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愚按朱子論定則知鄭玄等以周官爲經禮之非而學者當從臣瓚與葉氏以儀禮爲經禮無疑矣抑因是推之三千之數若以篇數求之恐其數或無以充或者以爲經禮是禮之大條件曲禮是其中之小條件曲禮與經禮非是劃然兩項曲禮卽在經禮之中其分二名只是一綱一目猶大學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也但不得專以變禮當之耳且如儀禮今存十七篇是經禮其中之威儀條件却有許多便是曲禮惟經禮是綱領藏得這許多故經禮每禮自爲一篇而曲禮亦在其中也按其說與朱子所謂曲禮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皆禮之微文小節條而析之應亦不下二三千餘條者亦畧相似但篇帙散亡無可復考亦未知是否也傳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姑識其說而存之云

儀禮經傳內外編參義凡例九則

儀禮經子朱子與其弟子勉齋相繼編次而今爲參義何也遺勉齋以遺朱子也朱子于前後編鄉學邦國及王朝禮凡三十七卷喪祭猶闕於命勉齋續成其書凡喪祭禮二十九卷纖悉畢備然其門人楊復序稱以遺稿圖式先生尚有未及訂之遺恨也故參訂于遺書以遺朱也

遺書以遺朱則于其書復有分合而增損者何也勉齋始創二禮稍就以質于師師答謂曰君所分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家鄉邦家國王朝禮悉用此更定可也師于弟有可從者且喜而從則勉齋先生于後學其舍己從人之量亦一也

分合之義序已言之其有所損益何也勉齋所引經若傳皆審獨其引大傳補于白虎通及讖緯之儀有未訂者今汰十之七八理稍不足故也所補逸禮數篇皆蓋其外凡逸禮有應補者今更採補約數十篇于義例相足故也故損益之也

抑亦有未盡者戴記固儀禮義疏也擬將四十九篇中凡其言儀者以類分列于內編其言所以儀者類列于外編庶各爲就次緣章義已特成書以是頗俟異時謀增以合之也則區區之志竊用得慊而恐不克告無展于先儒者也

凡此皆參經傳通解也其參注疏者又有二焉一參在注疏中一

參在注疏後謹旁門亦以悉先哲也

參在注疏中何也注疏文繁蕪者或頗有增損又文不順者或潤爲易置然皆注疏意也仍以注疏標之故曰參在注疏中也

參在注疏後何也注以注經也疏以疏注即以疏經也或注經疏經而失乎經與附而失經不如辯而存經先儒可作必與存經也故以愚按標之此則參在注疏後者也

總其爲參者凡分四類曰禮曰記曰義曰考禮者經之正也記者傳之輔也義者理之解也考者事之實也篇備四類或有未備因存亡爲衍縮也

至參補之經亦分四類有逸見他經而體例當升爲經者曰採補雖見他經而體稍不合者曰參補旁見書傳而體有未合者曰始以補散之書傳而合爲編次者曰蒐補勉齋先生補經也約而愚以四類通之後參之條也愚以參乎黃而非背乎黃即非背乎朱故曰遵黃即以遵朱也

後學姜兆錫謹識

儀禮附論五則

凡讀儀禮要作一齣綿戲看了學者試想未有此禮時此心如何行此禮時又如何見這意思方得

儀禮三百三千不單是道問學正是德性所流露處大德是敦那化的小德從這大處流出來先儒所發體用一原四字以此故曰

合外內之道

樂記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便是自然有這道理加減一毫不得古皇之世猶狉狉獉獉後來聖人纔作逐漸發明出來然猶多闕畧故二代時猶樸尚忠尚質到得周公監視損益詳盡曲至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自是恰好了到得末流却又太過故孔子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自曰吾從先進學者須是損過就中至于成德方得動容周旋中禮記禮者大學中庸皆列于篇亦是流傳得這箇意思在

禮樂只是序而和其本原却只是仁做處發來周室盛時自朝廷達于閭巷凡所行吉凶賓軍嘉五禮並溢淵瀜謂之大和之世到得後來盛為虛文其本都亡了故孔子曰禮云樂云玉帛云乎哉鐘鼓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春秋至戰國亂逆無等無可消詳秦既焚書漢雖能却又怕學士家將禮法束縛他以故惱者遂自此也

禮看來有三變自上世到周公時極盛其後却壞了此一興廢猶自人行禮者言之其後孔子修明禮樂又一番到燔書却大壞此一興廢并典籍亦都亡其後漢興伏生高堂生并其五傳弟子至大小戴遂集為記周禮至河間獻王亦顯其後義解繁多後鄭注三禮然有功然瀰漫讖緯之學聖證論多力爭之宋世最右文迨荊公聚巷任傳三禮諸科多罷中間更數廢興雖經存亦與無

經相似以是朱子與其弟蘆修典籍良非得已

家君參輯儀禮重等受命校讐之次晨夕竊聞緒論今約錄五條于右用見先儒所以發明先聖之隱志而家君所以附參者固不待述云男航謹錄

儀禮經傳內編卷一　　　　姜兆錫註疏參義　武強

綱領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神鬼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按下文宗伯總掌五禮而首止言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者禮以祭為大舉重而言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諸禮多以綱統目吉禮之類十有二第皆舉其目也其綱蓋天神地示人鬼三者約之而餘以類推與賓禮畧如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

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凶禮之類凡五蓋舉綱以統目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賓禮之類亦猶吉禮舉其目也其綱蓋朝聘二者約之而餘亦以類推與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軍禮之類凡五亦舉綱統之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嘉禮之類凡六亦舉綱統之也宗伯掌五禮餘禮皆言事邦國親邦國之屬嘉禮獨言親萬民者對天而言雖王亦民也對王而言凡宗族兄弟男女故舊朋

友賓客皆民也此所以
王禮不嫌言親萬民與

此大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五者之禮而儀禮蓋即五禮節文之儀也通校五禮之類祗三十有六則先聖所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何也按吉禮十有二類賓禮八類皆第約其目而凶禮軍禮各五類嘉禮六類又止總其綱則其日之蘊於綱之析於目者數固博矣況大宗伯所掌王禮爲主而推而放之凡自諸侯而達於大夫士者又數之不勝數乎此其所爲以三百包三千而優優大哉至是也然則今存者止十餘篇又何亡之其也此秦實亡之而不惟秦亡之也秦燔書典籍固多澌滅然孔壁既出今詩書易象春秋汔於四子雖間有殘脫猶號完書即周禮今猶有五官也若儀禮之尤闕則有以矣考周禮除祀冬官外其天地夏秋四官皆布法懸象而春官惟王大封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而已其一切法象皆不和布懸觀也凡言和布者謂取其故典與時損益調和而布之也獨禮文謂之掌故則不待歲爲調和矣且其文委曲繁重懸之既莫殫觀之又莫究故凡王朝將行大禮亦惟太史以書協禮事及臨事各執書以詔相之則其達於大夫士以下者亦概可知耳彼其書既不播在人間此所以斷滅尤甚今惟諸侯以下大夫士所行者僅存諸篇而其王朝大禮所藏之故府者多不存也今謹校定所

存并參經傳正續通解頗補其闕
而分爲內外篇如左學者詳之

嘉禮一

嘉禮居一者對軍若賓若凶若吉之次而言也周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而吉禮又以郊望爲首此則參大小戴別錄之屬以嘉軍賓凶吉爲次而嘉禮又以冠昏爲首者蓋周禮宗伯專掌王禮以禮制之重輕爲次儀禮自王下達乃以人道之始終爲次也嘉禮親諸禮獨詳今逸存者才七篇諸所參補並詳各篇餘四禮放此

冠昏之禮一之一

此卽周禮所謂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周禮本以飲食居一昏冠居二今編次先後之義已見上餘編次並放此推之

士冠禮

按宗伯掌王禮冠昏當自王下達今不見王以下冠昏禮而僅存士冠士昏者禮多逸也禮不下庶人凡禮多自士始士冠之禮蓋人自幼學以來至二十而冠而其時將升於司徒而爲選士俊士與升於學而爲造士故並得以士禮冠而名士冠禮若其後升於司馬而爲進士則固將用爲旅下士與中士下士乃所謂四十曰強而仕之時而非二十曰弱冠之時矣舊註乃謂此童子任職居士位所行之冠禮與於四十強仕不亦失之遠乎按篇中前所列諸儀乃

父母在為其適子為士者之禮而其禮亦但用醴而以乾肉折俎行之若父不在而為孤子又或父在而母不在又或為其庶子又或其禮不用醴而用酒又或不用乾肉折俎而特殺則其禮並異而一禮之中且分為數禮矣然止目以士冠禮者以並得以士冠統之也士昏鄉飲所統各禮亦畧如之若燕禮公食士相見之屬則每篇當分為諸禮不得相統而舊蓋誤合而標之耳詳見各篇

士冠禮筮於廟門 廟古廟字○筮者以蓍問日吉凶于易也冠必筮日于廟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注曰廟謂禰廟也不于堂而于門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也疏曰不云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婦時也謂廟為禰廟者昏禮記凡行事受諸禰廟是也凡儀禮單言廟者皆是禰若非禰則以廟名別之聘禮云卿受于祖廟又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舉祖若祧別之也士冠于禰廟若天子諸侯冠在始祖之廟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則與聘禮先君之祧同也然不于堂者據經冠在堂上此筮在門外也按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又郭璞云上有蘩蔽蓍下有千齡蔡凡蟲之智莫善于龜凡草之靈莫善于蓍是知蓍自有神不假廟神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

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朝音潮後朝服放此韠音畢○主人謂將冠者之父若兄玄冠即記云委貌也朝服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皮弁服爲朝服又云玄冠朝服者天子與其臣皮弁服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玄冠朝服以日視朝也然必朝服者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玉藻士帶博二寸之屬是也蔽膝曰韠素韠白韋韠也玉藻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之屬是也冠服即位者以待事也有司即下文卦者爲筮人之屬也疏曰父在父爲主父不在兄爲主父若兄皆無則諸父諸兄亦攝主也下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謂諸父諸兄也注云衣與冠同色者禮之通例如皮弁服白弁即亦白衣玄端服即亦玄冠及郊特牲蜡服黃衣黃冠之類是也裳與韠亦同色如下文爵弁服纁裳韎韐皮弁服素積素韠之類鄭不言者總文通例亦可推也衣冠同色經多不備言其衣冠色異總即別言之下文爵弁服純衣是也廟中正冠時主人服玄端爵韠而筮於廟門時乃服朝服又士祭入廟常服玄端而祭在廟門乃服朝服而不服玄端故知尊筮龜之道若特牲禮筮日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者彼爲祭蓍龜不尊于先祖故服同此爲冠筮龜尊于子孫故服異也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謂所筮

之著也所卦者謂畫地記爻之木易曰六畫而成卦是也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內西堂也闑門橛也疏曰注謂筮爲著者曲禮龜爲卜著爲筮筮法用四十九著分之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再扐爲一變三變而成爻十八變而成卦是也云所卦爲畫地記爻之木者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是也又引易者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卦而木乃畫地以識卦爻故引之也云西塾爲門外西堂者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而筮在門外故此西塾乃門外西堂也云闑爲門橛閾爲閫者曲禮外言不入于閫閫爲門限與閾一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筴初革反韇音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韇藏筴之器今藏弓矢者謂之韇丸兼并也進前也從西方之位而前受命也宰主人有司之主政教者自由贊佐命告也由其右而佐主人告所以筮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是也○疏曰按少牢史左執筴右抽上韇兼與筴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此不言左右文不具也韇有上下下向上承之上向下韜之引漢决爲況者欲見韜弓矢用莢此韇亦然地道尊右故贊命在右士喪禮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若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者

爲神求吉變也愚按士喪禮命筮特牲宰贊命少牢主人命筮並有命詞此不言亦文不具也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還旋同後放此○即就也向主人東面受命而右還比行就席于門中也按三正記大夫蓍長五尺故立筮士蓍長三尺故坐筮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眂反之注曰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版寫所畫之卦也反還也疏曰注謂書卦爲筮人者以下文筮人東面旅占明此書卦是筮人也特牲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彼祭事餘故卦者畫卦寫卦而筮者以示士喪禮無寫卦文彼喪事遽故卦者自畫且自以示主人此冠禮卦者畫卦而筮者自寫自以示又異於喪祭故也受眂反之者主人尊先受視以知卦體既視乃反還與筮人使占吉凶也愚按經文卒筮通筮人揲蓍卦者畫卦而言書卦則卦者既畫乃寫所畫之卦于木而執示主人初非卦者畫卦而筮人寫以示主人如注疏之說也蓋此卒筮書卦猶特牲卒筮寫卦其爲卦者既畫而寫甚明但特牲則別用筮者執以示主人此則畫卦與書寫與執示皆卦者一人故此絕不言筮人而至反之之後乃特言筮人也疏附注而不察其義故其論喪祭似是而論冠則非學者各以經文上下參之自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還反也旅古文作臚衆也○疏

曰筮人既于主人受得卦徹還于門西東面與衆共占之如得吉
卦乃進向門東而東面告主人以吉也云旅占者按洪範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
則卜時玉兆瓦兆原兆三兆並用三人各占一兆筮時連山歸藏
周易三易並用亦三人各占一易也卜筮皆三占從二三吉為大
吉二吉為小吉士喪禮筮宅云筮者東向旅占此謂掌連山歸藏
周易之三人共占之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
其南此謂掌玉兆瓦兆原兆之三人共占之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也曲禮吉事先近日冠禮吉故筮近日不吉乃筮遠日也如初儀者自受命于主人已下至告吉是也○疏曰注

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徹去也斂也宗人有司掌禮者也徹有兩訓者席則徹去之筮則斂藏之也

右筮日

一筮之服位二筮其三命筮四筮啓五筮遠日六筮畢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戒警也告也賓謂主人同官之僚及同志之友也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冠子既得吉故就告僚友使來觀禮也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疏曰按主人戒賓當親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乃戒之不言者省文也又按

鄉飲酒鄉射禮主人戒賓皆賓先拜辱主人答乃戒賓下文宿賓宿辭者亦如之此戒衆賓賓不先拜者以其不爲賓已故也注云禮辭一辭而許者卽此文是也固辭終辭辭許見士相見及士見于大夫之文

主人退賓拜送

退歸也鄉飲酒又云主人退賓拜辱此但云拜送亦不云拜辱者從逆之義一也

（本記）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共供同重平聲○此文總在經後蓋經外之記詞凡經文言其儀有不備者故記也朱通解分附在各章今從之後凡分記各章者並放此上某主人名下某子名加布謂初加之緇布冠三加不皆用布以初加爲主也子男子之美稱吾子相親之辭病猶辱也敢不從許之也此記戒賓禮詞之辭也

右戒賓

上節分注儀節者其儀繁也此不分注者其儀簡也下放此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注曰前期三日者空二日也筮賓謂于僚友衆士之中筮其可使冠子者也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疏曰如求日之儀者自筮於廟門外至告事畢其儀並同惟命筮別也筮日筮賓命詞皆無明文以凡筮推之蓋云來日某某為適于某加冠筮賓蓋云某為適于某加冠筮某為賓若庶子則改云為庶于某繹皆不言命筮者文不具也冠禮筮賓特牲少牢不筮賓者彼祭祀大夫士自為獻主有司助祭而已王侯之祭祭前已射于射宮擇可與祭者故不筮也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注曰宿猶進也宿者必先戒戒者不必宿其不宿者衆賓也如主人服朝服也疏曰註訓宿為進者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也下文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是宿之使進之義也宿必先戒若賓及贊者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之是也戒不必宿但是衆賓欲其來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更不宿是也凡有戒無宿者鄉飲酒鄉射及公食大夫皆當日戒之無宿也

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又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其特牲前期二日宿尸而前反無戒者文不具也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注云宿讀爲肅猶戒也夫人尊不得言戒而變言宿非謂祭前三日之宿也按周禮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謂十日前戒百官使散齊至三日前又戒使致齊也其大夫士戒宿之禮特牲云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下又云厥明夕陳鼎則前期二日宿之也少牢云筮吉乃官戒下又云宿則筮日既戒諸官至前期一日又宿之又前宿一日宿戒尸注云宿官輕宿尸重所用爲尸者亦前祭二日宿戒之明日筮尸吉乃遂宿尸是前祭二日既宿戒之前祭一日又宿之也此乃天子以下戒宿之節也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疏曰上宿賓據擬者傳辭此宿賓據主人自致辭也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贊佐也佐賓爲冠事即下文冠于之時贊者坐櫛設纚卒紘之類是也佐賓爲輕故不筮不戒亦如之者亦如宿賓之儀宿賓如主人親以下至拜送也○疏曰凡贊冠者皆降一等假令主賓是上士則取中士爲贊主賓是中士則取下士爲贊推主賓是下士則亦取下士爲之禮窮則同故也宿之日以上下文推之蓋筮賓之明日與筮賓是冠前三日爲期是冠前一日

而宿賓宿贊在為期之上筮賓之下則去冠前二日矣

本記 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宿蒞臨也此記宿賓告荅之辭也

右宿賓若贊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疏曰厥明夕為期者謂宿賓軏贊之明日向暮為加冠之期也如宿服者宿服如筮日之朝服轉相如明無異服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主之有司佐禮者也按聘禮及周禮大行人主相曰擯客相曰介亦或曰贊宰即贊命之宰贊正也。疏曰按特牲請期告曰羹飪謂肉熟也必以肉熟為期者重豫勞賓也此無羨餼故云質明少牢亦云旦明行事是也

告兄弟及有司此告謂擯者告也。疏曰上文兄弟及有司皆已在位此復告者禮取審慎之義也

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家此告謂宗人告也○疏曰上文筮日宗人告事畢此告期亦然故也有司是家之屬吏爲期時皆得在位而僚友等爲期時不在故就家告之夕爲期即得告之者共仕于君家相近故也

右爲期　一爲期之服位　二定期　三告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此將冠先設洗盥也○注曰夙早興起也洗承水器也謂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而以洗承水也漢禮器制度士洗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銀天子用金直猶當也榮屋翼也與屋爲飾故言榮與屋爲翅故言翼南北以堂深者謂堂下自洗之北去堂之深淺如堂上自廉之北去壁之深淺也言水不言盛水器者文也疏曰周制卿大夫以下其屋兩下爲之謂之夏屋若漢時門廡然故有東西榮若天子諸侯其屋四注爲之亦謂之四阿即其東西名霤而不得名榮矣故鄉飲酒鄉射喪大記卿大夫以下禮皆云榮而燕禮是諸侯禮即曰洗當東霤也盛水之器按漢禮器制度尊卑皆用金罍大小異此篇與昏禮鄉飲酒鄉射特牲皆直云水不云罍大射乃云罍水少牢又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枓此不言器者文不具也儀禮設洗與罍尊或先或後不同士冠禮昏禮少牢特牲禮不尊爲

酒皆先設洗鄉飲酒鄉射尊為酒則先設尊大射辨尊與先設尊無禮不辨尊與則先設洗其儀禮或有尊無洗或尊洗皆有又不言設者亦文不具也愚按疏稱尊洗有無之說得經義省文互文之義其稱尊洗所設之先後則前後展轉滋碍矣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此以下歷陳衣裳帶韠篋簞之屬而先總發之也房中堂以內也墉墻也領謂衣領在房中西墉故東領也冠時先用在下之弁服次用在上之皆服北上而南下取其便也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音妹閤。此言爵弁服之裳衣帶韠也爵弁服士助祭之服雜記士弁而祭于公是也凡冠弁詳見後不與衣同陳于房中此以冠名服耳凡染纁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五冕與爵弁服以祭而用絲先裳後衣者明衣與緇帶同色也韎韐即縕韍也士縕韍而黝衡染以茅蒐各緼一名韎韐也。疏曰按鄭注純字或為絲或為色兩解不同皆是經為法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玄衣與纁裳相對上玄下纁色理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下文有女從者畢袗玄色理亦明故亦以絲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絲理自明故云純實緇字也以色解之祭統云蠶于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又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以純對麻絲理亦明故並以色解之所以然者古緇

紂二字並色緇以才爲聲又相同經文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
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
純
耳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言皮弁服之裳帶韠也皮弁服士與
君聽朔之服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于
太廟君與臣同服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故名也裳
與韠同色故皆素其衣亦用十五升布爲之色象皮弁不言省文
也。疏曰此皮弁服卑于爵弁故陳在爵弁之南爵弁服玄端服
皆言衣此獨不言衣者爵弁服衣與冠異故特言緇衣玄端服冠
異用緇布冠不用玄冠故惟言玄端今皮弁之衣用白布素衣與
冠同色故不言衣與積猶辟也凡祭服朝服辟積無數他服但不
素積可知也惟喪服
裳幅三袧則有數耳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言玄
端之裳
帶韠也玄端士以上禮之通服其冠玄冠而不名玄冠服者爲冠
時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故不以玄冠名服而以玄端之衣名服
也裳三等者上士玄裳也中士黃裳也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易
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是也爵韠則三等之士同者玉藻云韠君
朱大夫素士爵韋是也。疏曰此玄端服乃服之下故又陳于皮
弁之南也凡三等之服同用緇帶者士惟有一緇裨之帶故三服
共用之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佩韠及玉不言革帶者略不言
耳按玉藻君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夕深衣大夫士朝玄冠夕深

衣則大夫士夕深衣以聽私朝而注乃以玄端爲莫夕于朝之服者謂大夫士向莫之時夕君之服也按春秋左氏傳成十二年晉郤至謂子反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註云莫夕者無事則無夕法若有事須見君則夕昭十二年子革云夕襄十四年于我亦云夕皆是也愚按玄冠用廣據記齊則緇之司服齊服玄端則以齊也據傳諸委而治論語宗廟會同端章甫則以朝祭也據本經各篇又以冠昏飲射燕食也註疏據彝殆非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註讀作頍去蘂反今按當如字屬音燭。此言緇布冠皮弁爵弁三者纓纚笄紘之屬也。注曰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則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蓋象頍也滕薛名蔮爲頍屬猶著也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猶全也用緇色布廣如其幅長六尺以韜髮而作髻也笄簪也紘亦組也無笄者纓屬于頍結而不乖條有笄者屈組爲紘垂其餘爲緌也纁邊者組之側邊色微赤也篋猶筒也同篋謂上六者疏曰注云無笄則著頍圍髮際結項中者此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云圍髮際又以經云頍項明于項上結之也云隅爲四綴以固冠者亦無正文既武以下別有頍項明于其四隅爲綴上綴于武然後冠以頍頍

而得固也云項中有缺亦由固頍為之者亦無正文以義推之頍之兩頭當項之處皆為緅別以組穿緅中結之然後頍乃得固也云悉幘云今之幘梁並輿漢法為況云有笄則屈組為紘無笄則纓而結之者經緇組紘纁邊為有笄者而設謂以一條組于左笄上繫定遶頤下右相向上仰屬于笄右屈繫之有餘因垂為飾若緇布冠無笄以青組纓條兩相屬于頍既屬訖則所垂條于頤下結之也同篋凡六物緇布冠頍為一物纚為一物皮弁笄為一物其紘為一物爵弁笄為一物其紘亦為一物也凡器隋曰篋方曰笥圓曰簞隋謂狹而長也按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朱紘則天子以玉為笄以朱為紘按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則不別言笄則諸侯之笄亦當用玉矣又按禮器管仲朱紘君子以為為僭注云大夫士當組紘纁邊是也則其笄蓋用象與愚按註讀缺作頍其說雖似然初非經義也在缺與頍音文兩無可誤不應硬改經字況考說文頍從支頁聲乃舉首貌詩有頍者弁蓋又以弁有舉首之形而釋為弁之貌也則頍初非首服之名又何得讀缺為頍而指為首服之制乎且玩本經缺項二字連文既單以缺為首服則項字又如何相屬如謂以缺繞項則此方陳服飾何言冠之之儀不言各冠之制耶然則經義安歸玩字義項乃冠項之項非頭項之頁[illegible]緇布冠其項稍有缺而為此制因以為名與下右手枕項之項前後相足即如註以後枕項為冠項之項此缺項

則爲頍項之項亦當缺項二字連看制名缺項省作纓屬於缺猶可制名缺纓空項字不可蓋此章方是陳具惟以缺項爲名而不牽爲以缺結項之辭方十陳服爲通否則牽附之耳鄭氏之經學能存經亦或亂經而汰改經字尤其病也張文虎嘗論其功過參故思雖通鄭學而首發此以致尊經之義後凡參者放此

櫛實于簞此特言櫛也櫛者梳髮之器蒲筵二在南此特言筵也筵二者一爲冠子之筵即下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爲醴子之筵即下筵於戶西南面是也在南對下文側尊一甒醴在服北也。疏曰筵猶席也周禮司几筵注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散言之筵席通敷在地者皆言筵藉取相承之義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甒云甫反柶音四此言酒脯之屬也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謂尊之也側者無玄酒也甒尊名服北者纁裳之北房中之西墉下也篚竹器如笭勺斟酒之器觶飲酒之器柶狀如匕以角爲之欲滑也南上者勺觶角柶實于篚以次尊脯醢盛于籩豆以次篚。疏曰凡禮之稱側有二一者特一無偶爲側此云側尊一甒醴及昏禮云側尊甒醴于房中又云合升側載聘禮云側襲士虞禮云側尊之類皆是也一者偏旁不正爲側則聘禮云側受几之類是也勺以斟酒與少牢罍水有枓同但罍枓以斟水尊勺以斟酒則異也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

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對文爵觶等各與散文則經通曰爵或通曰觶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匴素管反○此言有司執冠以待賓冠也爵弁制如冕但無旒且其布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謂之爵弁皮弁以白鹿皮爲之故謂之皮弁緇布冠如玄冠而小漢小吏冠其遺象不言易服之玄冠省文也匴竹器盛冠之箱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此時賓未入升故待于西坫之南南面以向賓至後賓升西階則東面矣蓋據其始終言之也○疏曰爵弁冕之次也凡冕與弁皆用三十升布爲之玄冕上有覆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爵弁制同但爵色而無旒則與也冕者俛也前低一寸二分故得冕稱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稱耳皮弁象上古也三皇時以白鹿皮覆首鉤頷遶項至黃帝乃作冠冕禮運云先王未有絲麻衣其羽皮記三王共皮弁注云質不變也是也弁師王冕有五采繅玉玉笄朱紘皮弁有五采玉琪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如其命數若緇布冠爲士初加之冠冠訖則置不用庶人乃常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坫有二若明堂位崇坫亢圭及論語兩君之好有反坫之類在廟中設之以亢反爵若此篇所言坫則皆據堂上角爲名也

本記屨夏用葛。以下記屨制而此及後文冬皮屨明寒暑之異用也葛麻類疏曰春從夏秋從冬魏風剌葛屨履霜是也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絇其于反繶于力反純章允反。此三飾明物色之異用也凡屨順裳色玄端黑屨者玄端之裳有三以上士玄端爲正黑亦玄也絇之言拘也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也純緣也博廣也三者皆青而純廣以寸也。疏曰拘者自拘持之意以爲行戒故名縫中紃曰繶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柎方于反。魁蜃蛤也柎注也魁灰取其白白素同也周禮地官掌蜃共白盛之蜃鄭司農引此是也柎注者塗注于上也。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爵色赤而微黑爵與纁亦同也。疏曰三服見屨不同玄端以衣見屨以玄端有玄裳黃裳雜裳之等不得舉裳見屨也皮弁以素積見屨屨裳同色是其正爵弁不舉纁裳而以爵弁見屨變也按冬官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鄭注云此六色以東西南北中五方相對爲次繢以爲衣者也又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注云此五色以東南西北相比爲次繡以爲裳者也又鄭注屨人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凡舄之

飾如繢之次。此屨之飾如繡之次。今黑屨以青爲絇繶純。白屨以黑爲絇繶純。飾緇次之序。爵弁纁屨纁赤色。乃不以所次白色爲絇繶純。而以黑色爲絇繶純。取相對之繡次爲飾者。蓋爵弁是祭服。故屨飾與爲飾同也。冬皮屨可也。以葛爲正。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不屨繐屨。繐音歲。○此又明吉凶之異用也。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疏曰。按喪服記云。繐衰四升有半。繐衰是喪服。繐屨可知也。斬衰冠六升。傳云。鍛而勿灰。則四升半不灰治亦可知。言此者。記稱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恐人以繐屨冠子。故明此也。

右陳冠具。一盥洗。二衣服。三冠飾。四酒醴。五冠弁。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首言主人之服位也。○注曰。玄端士入廟之服。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故名也。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疏同。玄端爵韠主人之服與上所陳子加冠之玄端服一也。按特牲禮士祭服玄端。此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也。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此言主人兄弟之服位也。○注曰。兄弟親也。畢猶皆也。古文袗爲均。猶同也。同玄者。玄衣玄裳及緇帶韠也。在洗東者。退於主人。不敢雜者。降

于主人也疏曰袗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通解曰袗漢書字亦作袀而疏說如此則未知其以袗字爲均耶抑以袗爲振也集說又釋袀爲戎衣偏裻今亦未詳其義愚按均爲袗漢書作袀明皆說文也疏引左傳當是以袗字爲均但左傳均字郝又是袀字所誤袀本戎服之名左傳誤爲均字此經則又誤爲袗字疏家所引蓋亦未可據信姑存其意可耳或曰袗單也謂無裡也擯者玄端負東塾此言擯者之服位也。注曰東塾門內東堂也負之者北面也疏曰主人玄端爵韠擯者不言如主人服而但言玄端則其餘與主人不同可知下贊者玄端從之故此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紒音界。此言將冠者之服位也。注曰采衣未冠者所服也玉藻云童子之飾緇布衣錦緣錦紳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也詩云總角丱兮古文紒爲結疏曰童子不帛襦袴不衣裘裳故緇布衣以錦爲之緣以錦爲大帶以錦爲束髮而其錦凡皆朱錦也以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此言賓若贊之服位也。注曰贊之贊其屬中士若下士也外門之外大門外也疏曰賓與主人尊卑同故得如之擯贊者皆降主人一等其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而別言玄端也此兄弟及賓贊皆玄端玉特牲禮惟主人與尸祝佐食玄端自餘皆朝服者彼助祭在廟尊子尊嘉賓以事

其祖禰故與此異也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此以下乃言迎賓也告者出請賓而入告于主人也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贊者賤但揖之而已賓則旣拜之矣又與之揖又先入道之也每曲揖者宗廟在左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也又三揖者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也◯疏曰贊者無入之文上不見更與贊者爲禮蓋隨賓以入也祭義及周禮小宗伯俱言周人左宗廟與殷人右宗廟異故旣入大門當東向入廟也其始主在東賓在西至入外門將東則主在南賓在北是一曲至廟南將向廟則又主在東賓在西又是一曲故每曲各一揖并將入廟門又一揖是三也又云三揖者上云每曲揖據入大門後也此三揖據入廟門時也按昏禮注三揖者至內霤將曲稍東揖既曲轉北又揖當碑又揖聘禮鄉飲酒注三揖文雖不同皆據此三節爲三揖義不異也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此以下言主賓等升位也西面東面者主賓升立兩相鄉也主不云東序賓不云序端互文也◯疏曰主升堂不拜至者冠子非爲賓客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

上。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所有事也。注曰南上者賓贊與主贊並立賓贊尊於主贊也疏曰賓贊與主贊並立于房中以待事也知賓贊與主贊並立者以賓贊冠者止一人而云南上者明與主贊爲序也恐按下文別言主人之贊者明此贊者專謂賓贊也據前文宿賓之贊冠者止一人然賓之贊冠雖一人賓贊皆非一人也觀後文醴賓衆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數亦明矣將但知賓贊冠者止一人而因擬此序立者乃與主贊爲序也舊未之考與

右迎賓　一主人等之服位　二賓等之服位　三主人迎賓　四主賓等升立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此齊歷序加冠之儀而此二節首言布筵而及櫛纚也筵者布冠者席也東序爲主人之位適子冠于阼而少北者辟主人也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注曰出房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也贊者謂賓之贊冠者奠安放也疏曰立不在東而云在西者房外之東當阼階其西乃當賓階也前頍項以下六物同一篋櫛實于簞陳于房中西墉今將冠故贊冠者于篋簞取置諸物于席南以待用不言纚紘等大略皆有可知服不取置于席南者加冠訖適房中隱處加服訖乃見容體也賓揖將冠者將冠

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此以下總言將冠之櫛纚也即就也設謂施也二一者勞役故贊者爲之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主人降爲賓降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詳揖讓皆登者降于初升也贊已設纚賓復正之者將加冠宜親之也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此以下言始加冠服之節也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注謂中等相授也冠謂緇布冠也項謂冠項前謂冠前也進者先降一等而今進也容謂行翔而前鶬焉也坐如初者亦祝訖仍坐筵前也。疏曰云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者按匠人天子之堂九尺九等爲階諸侯堂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五尺則五等階士三尺則三等階故以中等解之也進容爲行翔而前鶬寺者按曲禮云堂下不趨室中不翔則堂下固得翔矣又云大夫濟濟士蹌蹌皆行容止之貌故知進容謂行翔而前蹌也興復位贊者卒復位復西序而東面也卒者謂鈌項結纓也。疏曰經云右手執項冠後爲項此折項也其下皮弁爵弁無缺項所云鈌項皆冠項也愚按此の前誤辯已見前冠者興賓揖之適

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乃再加也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

此一節言再加冠服之儀也設猶置也揷也凡如初爲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也如加出房南面觀衆以容而已此正言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也上陳服備言衣裳帶韠適房所服皆不言緇帶上惟有一帶不言可知也○疏曰加皮弁云卽筵坐櫛者坐訖當脫緇布冠乃更櫛也未加冠先言設笄者笄有二一是安髮之笄一是固冠之笄今未加皮弁先言設笄明是安髮笄也緇布冠亦有安髮之笄恐與兩弁固冠之笄相亂故不言彼言設纚而不言設笄此言設笄而不言設纚亦可互見矣其加弁時固冠之笄則賓自設之可知也愚按疏義多臆說玩本經及各經傳所言笄皆非如疏者之說也本經未加冠先設笄者凡設笄合于設纚之後加冠之前行之故內則冠服之儀櫛訖而纚纚訖而笄笄訖而總而拂髦髦訖而冠冠訖而緌纓其序如此皆不言有二笄而其序先笄後冠又皆不言冠後有笄也若如疏義則本經初不言緇布冠有笄而乃削其無固冠之笄而有安髮之笄本經但言皮

弁爵弁有笄而乃謂其有安髮之笄而又有固冠之笄也其以疏
經乎抑以亂經乎且病不止此攄經所陳皮弁笄爵弁笄疏謂以
問冠也而其於所設笄則又謂以安髮也非其所陳固冠者也夫
弁陳固冠之笄而所設何又爲安髮之笄既二弁設安髮之笄
而緇布冠安髮之笄何又不言設也而反爲之說曰恐與二弁固
冠之笄相亂故不言而互見其文也試問互文之義果如是雜揉
否乎抑誰爲亂經者乎然則經止有此笄設于未冠時者何也考
男子設笄非以安髮但以固冠與垂緌故設纚乃笄于纚旁此賓
既正纚加冠乃以組透鍼上係于笄左右而垂其餘爲緌所謂卒
紘也夏官弁師掌冕弁之制而曰玉笄朱紘即所謂以組繫之也
又玉藻云居冠屬武有事然後緌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不緌委
武玄縞而後緌蓋紘繫于笄之兩旁正當冠卷之武故居常之冠
不用垂其組爲緌則連屬其武而有禮事當垂其組爲緌則其武
臨着冠乃合而不預爲連屬以其但當武處故也然則男笄但係
冠而生何必臆爲安髮乎纚以韜髮又總以束之何安髮之笄之
有笄插纚旁設纚說即設之其設當冠武雖以固冠而非但爲固
冠設也婦人無冠故笄插于髻以爲飾男子有冠故設笄于纚旁
當武而垂纓爲緌以飾之疏不詳玩其義妄疑笄以固冠則不應
未冠先笄而因臆爲別一安髮之笄也雖展轉遷就以爲詞而本
經與群經之義胥失矣與附傳以失經寧據經以別傳故謹辨之

加此學者詳之○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此一節言三加冠服之節也降三等下至地也他謂卒紘容出之節也按三加所服始加言衣不言裳而再加三加言裳不言衣者再加三加有定裳而始加之玄裳黃裳無定裳故始加不言裳至先祭服朝服之節上衣下裳皆相連言裳則衣固具其中矣此所以不言衣與○徹皮弁冠櫛入於房此言冠畢而徹也徹者賓贊及主贊也上文賓贊奠櫛主贊設筵是也○疏曰但言徹皮弁纚亦冠者則并著之以受醴至見母兄弟姑姊訖乃易之也將冠待者微纚主發者則徹筵

本記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服叶蒲北反福叶筆勒反下同○令吉皆善也元謂首也既冠為成德冠義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也祺祥也介進也一云輔也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辰子丑之類猶言日矣上云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文也言儀言德兼外內而言胡大也猶遐也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

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正謂冠年也稱歲正不言吉日亦互文兄弟通親疏而言黃耇壽徵也爾雅云黃髮兒齒又云耇老壽也耇者面似凍梨之色也彊竟也此以上歷言加冠之辭皆本於德以及其福也

右加冠一布筵陳櫛纚二將冠設櫛纚三始加冠服四再加冠服五三加冠服

筵於戶西南面此章序賓醴冠者而先言布筵也筵之者亦主人之贊者筵之也戶西室戶西也下記醮于客位在室戶西是也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此以下言酌醴所拜受也贊者洗訖乃酌醴于房中者乃謂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贊者房中北面盥非也側猶側尊之側言特有酌之人別無爲之人也柶以扱醴小曰柶大曰栞面猶前也贊酌之者賓尊不入房也。疏曰洗洗謂盥而洗爵也凡盥有不洗爵洗爵者必先盥也酌謂酌醴爲謂薦脯醢此贊者酌醴下文爲冠醮是酌者爲之猶昏禮醴婦贊酌亦是贊爲故云側也此授賓與昏禮授主人皆面葉而聘禮面枋以授公者此以賓尊不入戶贊者面葉以授賓故賓得面枋以授冠者而冠者得面葉以扱祭也昏禮亦以主人尊不入房贊

者而葉以授主人故主人得而枋枋以授賓賓得而葉以扱祭也至醴禮君尤尊宰夫不迎授公醴而側授公則公還而枋以授賓而者少而葉以扱醴矣故異也

賓拜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枋皮命反。戶東室戶東也冠者筵于戶室西賓自至房戶取醴而酌者出戶向西以授也筵前北面者嚮立以待冠者也今文枋為柄

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注曰筵西拜蓋南面拜也賓還答拜于西序之位東面而不北面者明成人與為禮與于答主人也疏曰注云筵西拜南面拜也者上云冠者筵西南面是也云賓東面在西序者上與主人相對位于西序是也云與成人為禮與于答主人者按鄉飲酒鄉射賓于西階北面答主人拜今冠者南面拜賓東面答之明成人始與為禮耳故特與于北面答主人也昏禮聘禮禮賓皆云拜送此但答拜不拜送者彼醴是主人之物故拜送此醴非賓物故但答拜也凡授言拜送者敬彌加但言答拜者敬稍次亦明與凡賓主拜送者稍異也

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啐七內反捷初洽反。此言薦脯醢而祭啐且拜也薦進也脯醢實豆

賓卽筵也右執觶爲祭以右也祭者祭于脯醢之豆間以敬始爲飲食之人也啐嘗之也嘗而不飲食者明以教敬不主爲飲食也猶嘗之者成賓意也筵末謙之也受相拜啐又相拜敬之至也捷柶扱柶于醴中也奠停也。疏曰祭醴三者略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

本記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嘉美也薦謂脯醢也令善芳香也謂作之依時依法使芳香而善也不忘所以勉之也此特言醴辭終禱其福而滋于祿也

右賓醴冠者。一布筵二酌醴三薦脯醢。

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見當現下見于見見賓見姑見母見君執見同。注曰薦東薦左也凡奠爵將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禮凡婦人入廟由闈門疏曰云薦東爲薦左者據南面爲正也將舉者奠于右若鄉飲酒鄉射是也不舉者奠于左

此文及下禮是也云婦人入廟由闈門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也愚按鄭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蓋指宗廟之闈門而言故其下云時母在闈門之外禮婦人入廟由闈門也而雜記注乃云宮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也則又似宮中之側門曰闈門與廟相通何耶考周制宗廟在宮室之東周禮肆師所謂左宗廟是也則適東壁者正出宗廟之闈門適宮室之東壁而雜記之注殆失之矣豈宗廟與宮室各緣以周垣而其門皆曰闈門故宗廟與宮室得互言之與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又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雖其子猶然也

右冠者見母。一見母二拜受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復初位謂東序西面也初迎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是也其位為字冠者也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字之者成之也冠義云既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是也對辭未聞下有賓祝辭而已○疏曰此見母訖乃字之冠義先云冠而字之次乃云見于母者先見母是正禮冠義退見母于下使與兄弟等拜文相近也未字先見母字訖乃見兄弟等者急于母緩于兄弟也

賓出主

人送于廟門外。出者冠事畢也不出外門將醴之也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次者門外更衣處也周禮掌次掌為之下文見君畢乃醴賓而先見請醴賓之文于此者事並行不相妨也。注曰醴當作禮疏曰上文酌醴受醴等為上于下之禮即從醴字不破之若禮賓皆取相禮為義周禮大行人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天子禮諸侯用鬯不云鬯賓明以醴禮賓不得即為醴故破從禮也次者舍之名以行禮衣服與常服不同故其婦人于次更衣而此就之也

本記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備叶筆力反字叶音滋嘉叶居之反假古雅反叶音古。昭明也爰于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假大也明非偶宜而已猶言解無不宜也伯仲叔季長幼之稱此舉其長曰伯某甫故下文又以仲叔季明之甫或為父是丈夫之美稱仲叔季唯其所當。唯其所當者如仲則曰仲某甫叔則曰叔某甫也此即上字辭而中之也。疏曰殷道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道文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也通解曰按檀弓孔疏人生二十冠而加字如曰伯某甫是也至五十艾者轉尊則又舍

其字而亦以伯仲別之
與賈疏不同疑孔疏是
右字畢賓退一字冠者二送賓三請醴賓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疏曰兄弟位在東方冠者蓋東面拜之見贊者
西面拜亦如之贊者賓之類位在西方故冠者西面拜之也如之者亦贊者先拜冠者荅之也至此乃拜贊者後賓
出也其出亦當就次矣入見姑姊如見母入者出廟入寢門也如見母者冠者亦北面見之姑與姊亦俠拜也
○疏曰不云見父見賓冠畢已見也見母見兄弟見贊見姑姊獨不見妹者以其妹卑于姑姊也愚按弟亦皆見兄見姊不見妹蓋亦
省文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摯作贄下同○易服不用朝服者非朝事也不
仍爵弁者爵弁亦助祭之服不可服以見君鄉大夫故服玄端也且韠雖也異冠也凡經直云玄端則兼玄冠矣今兼云玄冠玄端
者以初冠特服玄端爲緇布冠而緇布冠既冠則不服故宜服玄冠冠玄端也衣各玄端以其正幅也六冕服皆然而不皆名端樂
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也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謂諸侯之鄉大夫天子六鄉

諸侯三卿其長名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之鄉大夫士致仕者鄉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通名先生即鄉飲酒鄉射之先生也

右徧見內外一見兄弟二見贊者三見姊妹四見君五見鄉大夫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與相酬酢而已無主婦亞獻以下也凡士禮一獻卿大夫則三獻若醴不用柶者泲其醴也內則曰飲重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也。疏曰士禮一獻若此士冠禮及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是也鄉大夫三獻若左傳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使行人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是也大行人云上公享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大夫三獻士一獻亦其差矣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儷音麗注曰酬者以財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凡言束者無問腶與錦皆以十為數儷皮兩鹿皮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與音預。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也介者賓之輔也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疏曰按鄉飲酒禮賢為賓次為介又次為衆賓彼將貢士之禮之次也此雖非貢士而以飲酒之禮近賓亦近介以輔之也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歸者使人歸諸賓家也。注曰一獻之禮亦有薦有俎其牲未聞疏曰有俎必有特

牲鄉飲鄉射用狗冠禮無正文故注云其牲未聞也愚按俎以載牲體而牲體有腥有乾此所歸賓俎節後若不醴以下三醮之乾肉折俎也緣士冠禮多不殺牲故將冠陳脯醢已冠醮脯醢祭脯醮見母降取脯而醴賓歸俎亦此乾肉折俎而已鄭注朔肉折俎云乾肉牲體之脯折其體以為俎是也下經若殺則特豚載合升疏云上醮子用乾肉以下言醮子殺牲殺者若者不定之辭示與不殺俱得也前後經文并注疏其言之悉如此而此條注乃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疏亦云有俎必有特牲何也夫殺則用特豚之牲升諸俎而不殺則用牲體之脯為折俎義甚明且烹而升俎在周禮之亨人庖人諸職而乾而為折俎在腊人職考腊人職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其所掌首言乾肉者即此所乾之牲體而又言凡田獸之脯腊膴胖者乃指所乾之野獸殺又甚明也而注疏頗多率為之詞者何哉學者于注疏別其紛亂以得其精純則幾矣

右醴賓一醴賓二酬幣三醴醻四送賓五歸俎

若不醴則醮用酒醮子召反。酌酒而無酬酢曰醮。注曰若不醴謂國有舊俗聖人用焉不改也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疏曰按上文適子冠于阼三加訖用醴醮示

戶西南面之客位是周法若不醮則醮用酒蓋先王法矣故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聖人用焉不改也聖人謂周公舊俗謂夏殷之禮也上文用醴亦無酢酬而不言醮者醴是太古之物質本無酢酬用酒合有酢酬而無酢酬故特名醮也愚按此若不醴及下文若殺皆禮之變注謂國有舊俗聖人用焉雖非經意其義猶可通而疏家便指上為周禮而以下為夏殷之禮則尚矣蓋用酒禮盛于醴殺牲禮盛于脯醢折俎而冠禮不以盛禮先之者聖人于始冠示以淳古之意即始加用緇布冠之意也其又及于用酒殺牲者則權也夫拜下改為拜上聖人雖違眾而不從其泰若麻冕改純則聖人亦以無害于禮而從之若不醴若殺意亦如此若如疏者之說則夏尚忠商尚質而反謂其文勝于周也豈理之所可通哉用醴無酢酬而醮用酒亦無酬酢者猶用醴之意也其醴賓一獻之禮有酢酬者注謂醴冠者用柶為糟醴賓不用柶為濟醴內則重醴清糟質者用糟文者用清也觀此則其不得硬謂質為周而文為夏殷掤又明矣

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

房戶間者房之西室戶之東也則與醴之尊于房中西墉稍北者異也兩甒明非側尊矣禁承尊之器名為禁者因為酒戒亦明與無禁者異也。注曰玄酒謂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者不忘古也疏曰醴不言禁醴非可飲而醉故不設戒酒飲之矣故因禁之也玄酒亦為

禁者因酒而及之也洗有篚在西南順洗謂庭洗當東榮者也篚亦以盛勺觶但非醴不用栖耳亦應有脯醢蓋
省文篚陳于洗西云南順者注謂北為上也則與服北之篚南為
上者異矣疏曰注云篚亦盛勺觶者醴尊在房亦庭洗無篚此用
酒故庭洗有篚醴篚在房以盛勺觶庭洗加之故云亦也設洗法
在設尊之前此洗亦設在前故此直言洗有篚在西不言設也
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始加即醮用脯醢者明一加一醮與前三加訖
乃一醮者異也賓降取爵者其加冠于東序醮于戶西則同但前
醴在房特者酌授賓此則爵在庭酒在堂賓將自降洗以酌矣辭
降如初者謂如將冠時賓降盥辭主人之降隨而降也。疏曰辭降
注謂如賓降盥辭主人之降者上用醴之禮直有將冠時賓降盥
而無賓降取爵之文以醴在房贊者酌之也則如初為如賓降盥
之等明矣若脯醢則用醴用酒皆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
牢爵皆出自東房是也故經無與文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如初者謂贊者筵于戶西
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而其時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並如醴禮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
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升筵謂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乃升東序之筵

也與醮子揖就筵徹異一祭酒亦異其祭醴三異降拜乃奠爵又與奠觶拜異也○疏曰此用酒雖與用醴不同而其禮畧同但彼入房易服訖出房立待賓命此則醮訖立于席西待命為異耳昏禮禮賓與聘禮禮賓皆在西階上啐醴與此異者昏禮注云此筵不主為飲食起也聘禮注云禮醴不啐故也

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者再加三加相因也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酒未詳註謂猶整也有司徹司宮攝酒注云更撓接添益之整頓示新也再加皆如初惟攝酒異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折之設反○牲體乾之曰乾肉折其體爲俎曰折俎周禮腊人掌乾肉蓋先豚解爲七體以乾之及將升于俎則節解爲二十一體與燕禮同總名乾肉折俎也三加亦加初惟乾肉折俎爲異耳

北面取脯見于母用酒取脯與用醴取脯無異又言之者疑用酒有乾肉折俎或取之也但云取脯見于母他不言者明適東壁傍拜皆同不待言矣

本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

格永乃保之宜丁但反○宜誠也時猶宜也元亦首也或曰始也善也來猶在也爾雅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時是也格至也欲其至于孝友也永長也保安也守也○按加冠祝詞醴與醮一也至醴詞與醮詞則有異者醴詞三加祝總爲一章但言醴惟厚而已醮詞則每加各一章遂言酒既清酒既清酒令芳以中之其文質固判矣又其爲醮詞亦但言承休嘉薦而醮詞則本之孝友時格繼以承天之祜而後終之受福無疆也斯其本末交至又何如者哉然則諸禮乃由正而變由質而文而醴反因用醴爲周法用酒爲夏殺法也則失質文之尚而義疏矣故中辯之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湑思呂反祜音戶○

湑泲酒之稱伐木詩有酒湑我注云湑茜之也鳧鷖詩爾酒既湑注云湑酒之泲者是也伊惟也祭祭豆間也祜福也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旨美也楚陳列之貌楚茨詩籩豆有楚是也○注曰肴升折俎謂豚也疏曰即謂折上若殺之豚也愚按肴升折俎

通承上乾肉折俎及下特豚折俎而言注疏偏指若殺者非

右醮用酒　一尊洗異饌二始加異禮三再加異禮四三加異禮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　扃古螢反鼏亡歷反○自此至取籩脯以降序醮了殺牲之儀也○注曰特豚一豚也煑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凡牲皆用左胖此則左右胖皆升而載之也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凡此皆明與用醴若用酒者異也疏曰鼏鼎覆也以茅覆鼏束而編之也扃鼎扛也冬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三個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皆依漢禮言之今豚鼎當用小扃也按昏禮特豚合升側載特牲禮卒載加匕于鼎少牢禮司馬升羊實于一鼎皆是在鼎曰升在俎曰載之文但在鼎直有升名在俎則升載兩稱少牢升羊升豕皆云載右胖有司徹乃升注亦云升牲體于俎是在俎有升載二名也凡肺有二種為食曰舉肺為祭曰祭肺離者割離之而不絕其心少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是也

始醮如初　始醮如初者明與不殺而醮用酒者其始醮同也

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　再醮則增二豆二籩者為殺牲盛其饌也菹醢栗脯詳見周禮醢人籩人所異于不殺用酒之再醮者惟此他蓋如初可知矣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

嚌肺，攝酒，如再醮。如不殺而醮用酒者之再醮也。皆如初，則其加俎嚌之，亦如其三醮。但其嚌為肺而非乾肉耳。凡此始醮再醮三醮，皆與上章不殺相比，文義甚明。注疏誤解攝酒如再醮為如本章之再醮，而因謂本章再醮亦攝酒，上章三醮亦攝酒，皆互相可知。又妄破嚌肺為祭肺，如上章初醮之祭脯醢，而祭誤為嚌也。其擬不于倫，而失經義甚矣。純傳通解亦襲其失，故謹正之。

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此取以降，亦適東壁以見母，故曰如初也。○疏曰：上用醴與用酒，皆不云籩，直云薦脯醢而已。若殺，則特云兩豆兩籩，故云籩脯也。殺有俎肉，而亦但取籩脯者，凡皆見其得禮耳。

右殺牲。一殺牲實鼎與禮二如醮同禮三再醮與禮四三醮與禮五卒醮同禮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此序士無父者加冠之儀也。幼而無父曰孤。父兄謂諸父諸兄也。○疏曰：孤子亦冠于阼階，醴于客位，其用醴用酒，不殺與殺，亦皆因宜用之。此父兄戒宿以下，經言其與上異者而已。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主人即謂將冠者。冠主謂冠者親父若宗兄。○疏曰：紒而迎賓者，紒即上采衣紒，但為主人則異也。皆如冠主者，拜揖讓如冠主，即主先拜，賓答拜，揖讓而入廟，而至階而升堂也。

立于序端如冠主卽主立東序端賓立西序端也又云禮于阼者孤子不如有父者醮于筵西別言其與者也今文禮作醴鄭不從今文者以言醴則不兼于醮言禮則兼醴醮二法也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疏曰云凡拜者謂初拜至及昨拜等其時賓主皆北面與父在時拜於筵西南面賓拜于序端東面爲異也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直當也謂于廟門外之東壁鑊所舉至當東塾之處凡豚魚腊鼎皆北向列之也○注曰陳于門外謂孤子得申禮盛之也疏曰上文直云若殺特豚載合升耳不云陳于門外今孤子乃舉鼎陳于門外故云盛之也凡陳鼎在外者爲盛也

〈記〉冠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也

右孤子一戒宿與禮二迎賓與禮三凡拜與禮四陳鼎與禮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此序庶子加冠之儀也○注曰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明非

著代也不醮于客位成而不尊也疏曰按鄉飲酒陳尊在房戶之間賓在其東今陳尊如鄉飲酒明房外乃尊東也冠義云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庶子因冠于房外遂醮焉非著代故成而不尊也

右庶子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此序母不在而加冠之儀也不在謂有故也○疏曰按內則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得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母或歸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爲母生在于後見之也

右母不在

禮記冠義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此首揭禮義以爲一篇之綱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承上言欲備禮義以容體顏色詞令爲始也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

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又承上言禮義備於三者而後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乃盡也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因言冠服未備未可以容體顏色詞令求之也況君臣父子長幼之大乎此以上總發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此以下遞發之也國本謂國以禮為本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著張慮反○阼謂東序少北近主位也著代者著其代父也客位謂戶西也加嘉同或曰即三加之加也適子冠於阼階醮於戶西醮用酒亦如之若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因醮焉凡以嘉之也喻曉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志益大所以喻曉之也敬猶重也未成人呼名至是有成矣故重以未成人呼之而字之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

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母亦拜之所謂與為禮也孔疏謂廟中冠子以酒脯奠筵訖子持所奠見于母母重其奠從尊者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別是一說附存之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與行下孟反○此以下總結之也言重冠禮而後可責以禮行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言禮行立而後可自治以治人也嘉事嘉禮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治直吏反○言冠禮之所係者重故以尊祖之義歸之也○家語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大古冠布齊

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緌如誰反○此鄭君將冠使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而終及之也注曰唐虞以上曰太古重古故始冠冠之也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不緌大白卽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緌纓飾太古質蓋皆無飾矣怪時人之用緌故云未聞也敝棄也後世用爲齊冠但始加暫用冠畢則棄之疏曰皇氏云齊則緇之謂祭前耳祭時自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太古吉凶同服三代改制齊冠有牟追章甫委貌則以白布爲喪冠當自夏以下也冠而敝之據士而言若庶人則猶著之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庶人緇冠籠髮爲常服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冔況甫反○周弁殷冔夏收卽三加爵弁之冠三王皮弁素積卽再加之冠委貌章甫毋追卽始加緇布之冠○注曰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皮弁質不變委貌或訓爲玄冠委猶安也言以安正容貌也章明也甫或爲父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椎也以形名之也其制之異同

並未聞疏曰三加冠三命以下齊祭同冠若四命以上齋祭則異再加冠自天子達于士三代無改始加冠蓋委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或也蓋蓍老燕飲燕居之服通解曰按此章見家語冠頌與儀禮所記郊特牲公冠篇多同家語爲長

大夫冠禮 儀禮之闕甚矣若大夫本無冠禮不得云闕也而今復記大夫冠而附考于左者以自幼爲大夫則即假士禮行之也然則大夫無冠禮益明矣

本記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注曰周初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雖試以大夫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若大夫或時改娶則有昏禮疏曰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通解曰按疏引喪服大夫爲兄弟之長殤降服小功之文見大夫而有兄殤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必五十乃爲大夫也賈意當如此而詞不明故爲發之然此亦謂繼世爲大夫者耳非謂以賢才而選爲大夫者也

考 國語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

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文子名武趙盾之孫趙朔之子冠謂以士禮冠也武子名書晉禮既冠與贊于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先生故見之也美哉美其成人也莊趙朔謚大夫稱主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故云逮事也榮美也謂華美而不實也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文子范燮也逸猶淫也荒也賞諫戒也罰諫驕也先王即興下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獻子韓厥也蔑無也善進善者善而益進于善也物類也糞除喻自修潔也如是而道無加矣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

文事君必濟。武子荀首之子荀罃也。濟成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張老張孟也。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也。道訓也。先王謂成宣。露潤也。

諸侯世子之冠禮。說見下王世子冠禮。

諸侯世子與庶子冠。如王世子庶子之禮。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則王侯之子無異明矣。

諸侯冠禮。王侯古亦無冠禮。夏末始有之。然經皆闕矣。今謹參家語大戴禮補于左。

諸侯冠。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士冠文若兄爲主。而此自爲主者。父沒乃嗣世。而諸父諸兄又不得爲君主也。賓升乃升自阼者。卿故尊也。○注曰。席云北者。公堂深也。冠四加玄端與皮弁。皆朝服素韠。玄冕祭。此條諸本多與大戴禮作公玄端與皮弁皆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家

語作諸侯玄冠與皮弁與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鄭注大戴曰四當爲三玄當爲袞字之誤也孔疏曰諸侯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而袞冕也通解曰大戴作公玄端與皮弁皆韠無與字疑家語與字或是皆字又按公冠四加本文但言玄端皮弁而不言爵弁則鄭說三加爲是但諸侯玄冕以祭當從本文不得改玄爲袞耳蓋惟王三加爲袞冕與愚按本條諸本舛誤通解參校爲得之或曰天下無生而貴者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爵弁士服王侯皆然不待言惟玄端皮弁二者皆仍[illegible]釋與士玄端爵韠不同故言之耳則四加之文蓋非誤也與字當是畢字之誤畢猶皆也

既冠祼享餼以樂三醮賓無介無樂皆玄端既醴降自阼君尊故醮子無樂者異也君祚卑有樂賓無[illegible]醮賓非賓比也士醮賓賓如主人朝服此則皆玄端者蓋士禮服朝服無君臣之嫌而諸侯禮服朝服則嫌君臣并賓降自阼亦不當賓也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此明公以下賓降西階特異也蓋九命作伯惟公尊與酬幣則束帛乘馬君尊故與士冠束帛儷皮異也大戴作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其餘如士禮謂上所不見者也

王世子之庶冠禮王侯世子冠禮並闕今亦參家語大戴禮補于左

王世子與庶子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也饗賓皆如之皆自王者君為世子冠冠君為主君尊不與卿為賓主也侯王自冠得與卿為賓士者方冠故耳其禮與士無變則世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亦可卽饗賓皆如士判君饗賓與于士而言也

王冠禮說見諸侯冠禮

王冠如以衮冕餘如諸侯冠之禮

記家語述大戴邾隱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此首言諸侯如世子之冠其禮猶士而別無冠禮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為人君人

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此因言天子之未冠即位而不更行冠禮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此因言諸侯之未冠即位而亦不更行冠禮也以上下文推之蓋古王侯年幼嗣位即尊爲人君因喪以冠冠而已其夏末有諸侯之冠禮而周初周公又特爲王之冠禮者蓋因後世不明君臣上下之義而特以禮示之矣然曾子問因喪以冠者除喪則不改冠雜記大小功之喪其末乃可冠子曾既葬未除喪而周公願率成王而冠之乎此文恐有傳疑或曰此時蓋亦因喪而冠耶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造作也此因言諸侯有冠禮之始也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此因言天子有冠禮之始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

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雍祝官名近親遠永嗇愛惠施也元首也心念也此因言天子冠祝頌之詞之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此以上因問賓主而備言王侯及其世子庶子之冠禮與士異同之屬也義皆見前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

下達從諸侯達諸士始冠皆用之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繢戶內反緌同○亦皆謂始冠之冠也○注曰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緌或作蕤疏曰諸侯緇布冠雖緌為異其缺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

考左傳魯襄公九年十二月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還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會沙隨在成十六年一星謂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天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注曰祼謂灌鬯享祭也行將也

金石鐘磬也祧謂諸侯始祖之廟成公衛獻公之曾祖備具也
愚按此冠行祼享之禮節以金石之樂蓋人君所以異于大夫
士與而家語大戴禮不及此當補
參之也或曰亦春秋以後之禮耳

冠遇喪禮闕今採禮記曾子問等篇
補之并記其餘于後云

凡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冠者謂賓及贊也○注曰內喪同門者也廢者從喪成服因喪而冠愚
按此亦謂大夫士冠也王侯則絕旁期之喪矣外喪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之注曰不醴不醮于也疏
曰加冠在廟廟在大門
之外吉凶不可同處故聞內喪則廢若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可
加冠也但既不醴子則餘禮皆止其醴及饌具已陳者今皆徹去
埽除冠之舊位更卽位而哭亦哀喪之禮
然也如賓贊不至則亦直廢而不冠矣

右廢冠

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曰及至

也因喪服而冠者廢吉禮而因喪服之喪冠以冠之也愚按云將冠子者蓋將已筮日戒賓也但其期未及耳此所以冠不於廟而因喪而冠也今非將冠有期則待除喪將乃可以吉禮行之雜記云大小功之末可以冠者蓋大小功乃輕喪故姑爲僅可之詞若齊衰之重喪則斷不可矣故雖下殤降齊衰爲小功者亦不可也

因喪以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

既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注曰非其冠月待除喪而冠疏曰知非冠月則除喪而後冠者凡冠用三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也非其冠月則不因喪而冠故待除喪也愚按因喪冠雖三年亦可而用吉禮則非大功以下不可者蓋冠以二月非其月則直須踰年乃可故其時輕喪之末可假用吉以通其窮而重喪則但可因喪不可假吉也後世不審此而因喪與用吉之禮胥廢矣

記曾子問曰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曰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但醮用酒而不醴明不爲改冠也若改冠當醴之疏曰諸侯大夫未冠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之或弁或冕之服於

太廟之中歸卽設奠祭于已之宗廟服所賜之服其時但酌酒醮之以榮君賜而更不用醴酬酢以禮之以見因喪而冠除喪不更改爲吉冠也用醮是古之法故爲正醮用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娶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末謂喪期已過半而將終也將小功之末之上有父字于義未明以強成義于參之此父字蓋衍故刪之既卒哭猶言末也小功五月既卒哭則亦將終矣變文也冠子嫁子娶婦皆謂子也冠取妻謂已也取婦惟小功之末乃可而大功之末不可者以取婦燕飲喜樂非冠子嫁子比也小功之末豈惟爲子冠娶可卽爲已冠娶亦可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小功正服乃齊衰之喪其倫本重故其降在小功雖卒哭不可蓋必除喪而後可耳

有因喪而冠

女笄禮 女之有笄禮猶男之有冠禮也其禮闕今採雜記曲禮補記于左

記）雜記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許嫁笄若字蓋猶士之二十而冠禮之正也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鬈音權○未許嫁而笄禮之權也○注曰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故亦以笄禮行之疏曰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為之著笄而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則但婦人禮之無女賓不備儀也燕則紒首者既未許嫁雖已笄猶以少者處之故恭常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鬌紒也通解曰賀說得之然有未盡許嫁笄則主婦戒外姻為女賓使之著笄而醴之未許嫁而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

曲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醴註見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注曰祖廟謂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與君有緦麻之親故就公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宗室謂大宗之家疏曰經直云祖廟鄭知是女高祖為君者之廟與君有緦麻之親者諸侯立五廟大祖之廟不毀餘親廟四以次毀之其承高祖是緦麻之親若共曾祖是小功之親共祖是大功之親共禰是齊衰之親凡此皆教于公宮言緦麻者舉最疏而言則親者可知也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見昏義云宗室為大宗之家者

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之適長族人宗事之故謂之大宗教子其室者高祖之廟既毀與君絕服故皆于此故之也餘小宗有四或繼禰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此等至五代皆遷故謂之小宗文不就之教者小宗卑故也